

# 希克梅特詩集



作　　象

Gör halkyla əlaç tse-dun,  
Turdunun hürriyyet ve  
melli bağımsızlığı için  
diğerden her Türkün hüregimdedir

Naz 1952 - Pekin

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常在  
每个为和平而斗争的  
土耳其人的心里。

那齐姆·希克梅特

一九五二·北京

詩人为中譯本所題的詞

1

## 本書出版說明

和平戰士土耳其詩人那齊姆·希克梅特的這一本詩集，是我們在不够充裕的時間內編譯出來的。

這兒所收的譯詩，有一部分是報刊上已經發表過的，大部分是編輯部臨時請人譯出的。所有譯文，除北京近作七首外，都經孫瑋同志和編輯部對照原譯文校訂過。

這些譯詩所根據的底本，除了其中兩篇是從法文翻譯的，其餘都是從各種俄文出版物譯出的。現在將原文出處註明如下：

從東方來的人與蘇聯、我坐在大地上，見新世界雜誌，一九五二年四月號；我們的歌，見希克梅特的詩選，一九五〇年出版的星火小叢書；你們的手和他們的謠話、理解，見保衛和平雜誌，一九五一年二月號；高爾克的一所房子，見消息報，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我想念你，見共青真理報，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拈着一朶

石竹花的人，見蘇聯婦女，一九五二年四月號；誕生，見文學報，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從法文譯的兩篇是：那齊姆的兒子梅漢麥特對法國人講話，見法蘭西文學週刊，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別讓人動他們，見人道報星期專刊，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日。

其餘二十八篇是從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國家文學書籍出版局出版的希克梅特的詩集譯出，校對時曾參照星火小叢書的希克梅特的詩選。北京近作七首是據原稿譯的。

編排的次序，大體以寫作的年代爲先後，有些詩下面沒有註明年代，則參照俄譯希克梅特的詩集的目次，適當排列。

凡註解下面沒有說明誰註者，皆爲譯者或編校者所加。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二年十月七日

## 目 次

我的心	一
詩人	五
飢餓的人們的瞳孔	二
列寧之死	九
從東方來的人與蘇聯	三
我坐在大地上	三
帝國主義的牆	四
安那托里亞的傳奇	四
在鐵籠裏奔走着的獅子	四
告別	七
金色眼睛的姑娘，淡紫色的紫羅蘭花和飢餓的朋友們	七

樂觀主義……

像凱列姆那樣……

一個兵士的死……

聲音……

我們的歌……

沒有點着的煙捲……

關於便帽和呢帽……

信……

寄自獄中的信……

在哈米達王的時代……

還是那顆心，還是那顆頭顱……

我的心不在這裏……

二十世紀……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

三

二

一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〇

九

八

我的詩加入戰鬥

理解 ..... 二八  
三

你們的手和他們的謊話

三一  
三

世界，朋友，敵人，你和土地

三一  
三

對將要坐牢的人幾句忠告

三一  
三

致保羅·羅伯遜

三一  
三

絕食第五天

三一  
三

高爾克的一所房子

三一  
三

那齊姆的兒子梅漢麥特對法國人講話

三一  
三

誕生

三一  
三

我想念你

三一  
三

拈着一朶石竹花的人

三一  
三

別讓人動他們

三一  
三

卓姪

三一  
三

北京近作七首	101
知春亭	101
聰明又強悍	101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和冬宮前的英烈	101
新的長城	101
昆明湖中的石船	101
北京的鴿子	101
鴿子和三十八個樹枝	101
【還是那顆心，還是那顆頭顱】（蕭二）	101

## 我的心

——紀念十五個犧牲的同志●

十五處傷口在我的胸間，

十五把刀子，

十五個人的死。

但是我的心更有力量！

十五把刀子插在我的胸間，

十五把刀子強制我沉默。

但是我的心在響，

在響，

它將不斷地響，響！

黑浪好像蛇一樣在低嘯，

想趕快

把我淹死在黑海裏，

想趕快

●

土耳其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從一成立起，它就號召人民大眾爲獨立與民主而鬥爭。

一九二〇年舉行的土耳其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曾經暴露了基瑪爾分子的面目，並且指斥他們的行為不是去加強土耳其的解放運動，而是去消滅土耳其的解放運動，指斥他們對歐洲資本家的投降和對本國反動派的妥協。這次的大會拒絕支持基瑪爾政府的反動政策。基瑪爾政府一向害怕共產黨在羣衆之間的影響，因此採取了迫害土耳其共產黨員的野蠻手段。一九二一年，土耳其共產黨的十五個領導者，包括土共的總書記穆斯達伐·蘇布希在內，被基瑪爾分子殺害。那齊姆·希克梅特當時已經到了蘇聯，我的心這篇詩就是當他在莫斯科聽到了這悲痛的消息之後寫的。

把我悶死。

血浪接着血浪在洶湧。

但是我的心在響！

他們想割斷憤怒和詩句。

他們想熄滅申訴的火焰。

但是在我的十五處傷口上，  
燃燒着十五處愛自由的篝火。

所有十五把刀子

在我的胸間彎曲，折斷。

我的心不單是在跳動——

它在祖國的土地上。

像深夜的警鐘在敲響，  
像紅旗在飄揚！

一九二一年  
陳微明譯

詩人

我是一個詩人。

我的口哨，像鋼一樣，  
把電光刺入

房屋的牆壁。

我的眼睛

在二百公尺遠的地方  
可以清晰地看見兩隻  
糾打在一起的甲蟲。

這一雙眼睛，

透過夜的黑暗和寒冷，

難道還看不見

兩足動物的世界

已經分成了兩半……：

……

假如你要問

我來自世界的哪一部分，

我在哪裏生活過，我見過甚麼，

請你看看我的皮包：

黑麵包——我的午饭，

一本書：馬克思的資本論

這就是對你的回答。

我是一個詩人，

我曉得詩的本質，

我不喜歡談論天藍的顏色，

我的最喜愛的詩篇

是反杜林論。

我是一個詩人，

我所滴下的詩的主題，

比秋天滴下的水滴還要多，

但是在歌唱我的

馬克思主義的詩篇之前，

我必須先成為一個

資本論的專家……

我——是一個踢足球的老手……

當烏拉圭的前鋒們

(在我們世紀的開頭)

還是一羣快樂的孩子的時候，——  
我曾經把一些最結實的

最高大的後衛

摔倒在地上……

我——是一個踢足球的老手。

當足球從中央

對着我額頭飛來，

我把它頂過去：

碎的一聲……

它從門樑下面飛過，